



香飘四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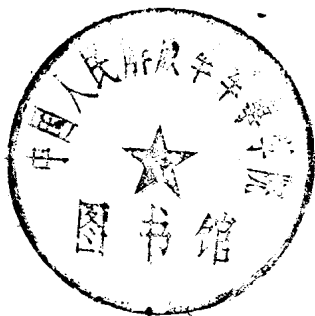
陈 残 云





香 飘 四 季

陈 残 云



广东人民出版社

管 颢 四 季

陈 残 云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印张 1插图 871,000 字

1963 年 5 月第 1 版 1978 年 5 月第 4 次印刷

书号 19111·591 定价 1.11 元

写在《香飘四季》重版之前

这次《香飘四季》重版，使我回忆起二十年前的峥嵘岁月。

那是一九五八年的春天，当大跃进的战鼓响彻云霄的时候，省委派我到珠江三角洲的一个县去当县委副书记。我不是以“作家”而是以基层干部的身分参加了县委，接受县委的分工，在水乡蹲点；人民公社成立初期，还兼了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一九六〇年夏天，调回广州工作。

那两年，我考虑的不是创作问题，而是如何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跃上去，争取早日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卷高裤管，光着脚板，走遍了河涌交织的村庄，结识了许多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接触了无数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群众。跑到哪里，住到哪里，蕉林掩映的美丽的水乡，仿佛处处都是我的家。

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广大贫下中农坚决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的号召，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战天斗地，改造河山。跃进的歌声随风飞扬，战斗的红旗处处飘荡，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我们水乡的英雄人民，夜以继日地进行奋战。他们大搞水利，改革田园，吃在田头，住在田头，不畏强风暴雨，以苦为乐，克服各种困难，勇往直前。

60-8/28 11

我生活在战歌嘹亮的跃进气氛中，感情激动。我热爱豪气纵横、性格奔放的水乡儿女。他们的思想风格，音容笑貌，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回到广州以后，同志们鼓励我写点文学作品。写什么，我既没有搜集过什么材料，也没有什么采访笔记，真是有点心中无数。但在大跃进的热气腾腾的日子，接触过的众多的人和事，经常重现在头脑里，我想，把它记录下来，不但可以让自己重温一下那可爱的生活，也可以让人们看到一点可爱的历史痕迹。就这样，把真实的生活，零碎而杂乱的人物和事件，加以概括和集中，自然也有一些虚构和想象，构成一串互相联系的艺术形象。经过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对我来说是重脑力劳动，终于完成了这本拙劣的东西。

开始写作的时间是一九六一年。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帝、修、反发起猖狂的反华大合唱，与此相配合，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干扰和破坏。有些“秋后算账派”、“观潮派”，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了攻击，我国处于严重的关头。这时候，有人认为，歌颂三面红旗是“不合时宜”的。那时我在闹胃病，在精神上和生活上都感到有压力。但省委的领导同志和水乡的农民兄弟，都对我关怀和鼓励，使我顺利地脱了稿。书中的末尾，老头许伙泰讲了几句响亮的话：“后生们，你们好好的干，作好我们村子的水利，也作好大伙大伙的水利，是顶顶有出息的事啊！不管有多少困难，不管有谁讲泄气话，都不要灰心，不要害怕，千年万代的子子孙孙，也记得你们！”这几句话，也正是我写作此书的基本态度。

一九六三年五月，作家出版社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了这本《香飘四季》。过了一年，即一九六四年六月，苏联修正主义

集团在其党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杂志发表了一篇又臭又长的黑文：《反对文学艺术中的教条主义和庸俗化》，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文艺思想和沿着这条路线创作出来的革命文艺作品。《香飘四季》竟然也成了他们攻击的作品之一。它诬蔑这部作品“不是立足于真实地反映现实而是立足于吹嘘‘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中国领导人的其他观点”。它冒充熟悉中国农村生活，闭着眼睛瞎说“想从陈残云的书中找到中国南方农村的真实图景的读者，将会感到失望”。黑文作者要从书中寻找黑点，寻找中国农村的“黑暗面”，寻找不到，便胡说这是“改善”了的历史，是“根据后来的概念想当然的东西”。于是声嘶力竭地咒骂“对现实的粉饰”呀，“完全脱离现实生活”呀，“宣传中共领导人的错误的、冒险主义的口号”呀，等等。好象只有他们才懂得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似的。显然，黑文作者之所以“感到失望”，是因为《香飘四季》描绘了我国南方人民真实的、生动的、充满革命激情的战斗姿态和生活图景，表现了广大群众在党领导下改天换地，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英雄气概。正是这一曲响亮的大跃进赞歌和无数响亮的赞歌连在一起，就使得苏联的反华文艺打手疯狂地攻击我们光辉的三面红旗，狠毒地污蔑我们社会主义农村新生活的诽谤破了产。

这以后，林彪、“四人帮”炮制了“文艺黑线专政”论，矛头对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全盘否定十七年来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领导和关怀下取得的伟大成绩，把我们的创作成果说得漆黑一团；于是，大量的革命文艺作品被他们宣判为“毒草”，任意鞭挞、封禁、砍杀，《香飘四季》也遭受了同样的厄运。“四人帮”和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文艺打手同穿一条连裆裤，遥相呼应。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还借题发挥，竟公然把我和另外一些同志诬陷

为“黑秀才”，妄图连人也整死。罪恶的“四人帮”扮演了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文艺打手做不到的可耻角色，成了砍杀中国革命文艺最凶恶的敌人。

打倒“四人帮”，文艺得解放。一年多来，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抓纲治国，各条战线的工作都欣欣向荣，我们文艺战线也取得可喜的成就，许多革命文艺作品获得了解放，重新与读者见面。《香飘四季》因而也重见太阳。

这部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都很低，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但它能够重新露面，我是感到高兴的，它使我看见二十年前水乡生活的真实图景，人也仿佛年轻了二十年。回忆过去，展望未来，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激励着我继续前进，我决心为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晚年。

此书在重印之前，重读一遍，除稍为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删削之外，没有其他改动，免得苏联的反华文艺打手们又说我“改善历史”。

作者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二日，广州。

第 一 章

一九五八年新年过后，东涌高级社的会计员何水生，对自己的年龄记得特别清楚，他已经是二十九岁了。这样的年龄，正象他母亲所罗嗦的一样，该讨个老婆了。可是这位沉实的，说话阴声细气，紧张时有几分口吃，因而在姑娘们的面前有点自卑的小知识分子，却对这件事情感到渺茫。村子里没有媒人，又没有人替他搭线，他自己又不善于跟别人兜搭，加上他整天在埋头抄写和计算，没有许多心事去理会个人的事，又加上他们的社是个穷社，自己村里的女子总想往外溜，别村的女子不轻易嫁进来，这一来，他就几乎变成了一个命定的单身汉。

可是，社主任许火照的妹妹凤英，对他好象格外亲切，他心里有一点说不出的温暖。有一回，她跟他半吞半吐地说了一句话：“水生，我想跟你说句话。”他的脸忽然红了起来，感到她的话又奇怪，又有魅力，他还来不及回答，凤英就忍着不说，扭头走了。凤英象村子里一朵鲜艳的红花，是一个异常出色的姑娘，美丽、大方、能干，是第三中队的副队长。何水生原来是不敢对她存有幻想的，但自从那句话说过之后，他在她的面前就生起了无名的害羞。又有一回，凤英又对他说：“水生，你当心呵，人家说你闲话。”何水生呐呐地：“闲话……”凤英走远了，何水生就神经质

地猜测“闲话”的内容，猜下去，就想到他和她连在一起，越猜越有味道，他对凤英于是隐藏了一种美妙的心事，一种意外的希望。

新年那一天，他到镇上去，买了一双花袜子，把一股美妙的心事，都寄托在花袜子上。他写了一张小纸条：“凤英，我不怕闲话，你说吧。”然后和花袜子包在一起，放在衣袋里，等一个什么机会交给凤英。

今天社里休假，何水生起得很早，他想找凤英对一对三队工分的数字，趁势把袜子交给她。但他知道凤英常常是休假都出田的，怕找不着她，所以他起得很早。太阳还没升起，天气有些轻寒，他披上一件半新不旧的蓝棉袄，样子显得有几分轩昂，却带有一点异乎寻常的畏缩情绪，走到凤英家的巷口，站着等她。

“水生哥，你等谁？”说话的人是许细娇，富裕中农许三财的女儿。她二十一岁，矮小，娇嫩，脸蛋儿长得不错，用一句文雅话就叫作“娇小玲珑”。因为家里有点钱，爱打扮，爱看大戏，也懂得唱大戏，嗓子不俗，是文娱组里的活动分子，人们称她“东涌花旦”。她走到何水生跟前，重问一句：“等谁？”

何水生瞟她一眼，偏过脸去：“不等谁。”

许细娇有一张山麻雀一般的嘴，问道：“等我们的队长，是不是？她呀，昨晚跟我们开会，开得很晚，一定没起床。”

何水生随便跟她敷衍一句：“算算你们的工分账。”

许细娇直嘴道：“算来有鬼用，没钱分的。”

何水生道：“我们社香蕉少，咸田多，定然是比人家困难的啦，可可……你别说怪话，今年生产搞好，工分钱总够你买花戴。”

许细娇并不相信他，说：“一年望一年，好比犀牛望月，人家西涌村可就不同啦，年年演大戏，吕玉郎、林小群也请得上。我

们呢，连公仔戏也没演过……”

何水生嘴巴有点笨拙，很想批驳她，却找不出适当的语言，于是生硬地说道：“你你就只记得看大戏，人人象你，糠头也吃不上呵！”

许细娇瞧他不上眼，发气似地驳嘴道：“偏心鬼，我哪一天不出勤？你们总说我爸走自发，辩论了一顿可不够了么？还要把我拖进去吗？”

“我没说你走自发，”何水生双手插进棉袄袋里，好象不耐烦跟她议论，“可常常上县城看大戏的是谁？”

许细娇声音软了下来，低头道：“看大戏不犯法，又不只我一个……”

“都都都……”何水生“都”红了脸，很吃力地很有胆量地吐出一句话，“都想找爱人去啦。”

许细娇一点不害羞，咧嘴一笑，露出一副整齐的好看的白牙齿，温柔地道：“你眼红啦，是不是？”

何水生沉下头，用脚尖轻轻的踢走了一块小石子。

许细娇沉默了半晌，似乎觉得何水生有点可怜，咕地一笑，走了开去。

何水生见她走远了，又无聊的呆呆的站着。他揭起灰色的帽子，用手搔搔发痒的短发的圆脑袋，随即又把帽子戴上，挺着脖子向巷子张望。

好一会，凤英走出来了。这位二十三岁的早熟的姑娘，穿起一条洗旧了的嫩蓝色裤子，一件窄身的黑布短衣，衣袖处露出一件浅绿色的折袖的卫生衣。她不怕寒冷，衣服穿得很少，却很整齐，很美观，显出一种水乡姑娘的活泼气，和充满青春活力的动人姿态。她有着不高不矮的身材，饱满而健康的胸脯，圆而有力

的双肩，和她那丰润的、什么时候都露着笑意的脸容很相称。她那张给阳光晒得黑里透红的美丽面儿，有一个逗人喜爱的小巧的鼻子，有一粒显目的秀气的小黑痣，有一双圆溜溜的聪明灵活的黑眼珠。

她好象有点性急，走路走得很快。闪闪眼，就走出了巷子。她碰见水生，热烈地招呼道：“你早，水生。”然后，她象有什么事情往前行。

何水生感到很拘束，很尴尬，他追上说：“凤英，我想跟你……”也许心情过于紧张，口吃得更加厉害，几乎说不出话，“跟你对……对对你们队的工分。”

凤英边行边说：“没错。”

“不不……很乱，”何水生怕她不相信，从衣袋里掏出一大叠纸片来，“你你看，前一次数字，和和后一次不同的，异日分配按按按哪一张呀？”

凤英站住。按着水生指给她看的数目字，认真看了一下，发觉自己粗心大意，把几个人的工分数字加错了。笑道：“哎呀，文化水少，就是吃亏呀，水生。”

何水生有些得意，紧张的情绪缓和了，说：“评工记分，决不能随便呵，凤英。”

“可我心里有些难受。”凤英把纸片交还水生，微微噓口气，“有些社员说，几分钱一个工分，那么认真作什么，干三天比不上人家西涌社干一天，你说难受不难受？”

“我也难受的，凤英，”何水生说，“许多人追着我借钱，没得借，找财经主任，他每每向我发气：‘生产搞不好，我肚子里生得出钱？’你你说，我怎么对社员说？”

“你该对他们多说几句好话。”凤英善意地批评他，“水生，人

家说你是‘鼓气佬’，摆官僚，你要改呵。穷人家，可要知道穷人家的苦处，当干部的态度好，人家穷也穷得心凉，态度不好，怨言就多啦。”

何水生不明不白地问：“我没骂过一个人，真的，凤英，我没骂过一个人，怎怎怎说态度不好？”

“就是鼓气，”凤英语气和婉，含着笑意，“人家向你借钱，你老是皱着眉头：‘没钱！’人家多问几句，你也学了财经主任的口气：‘我肚子里生得出钱？’这比骂人更凶！”

这么一说，使何水生这个性情沉默的老好人，突然发觉自己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他很难受，沉默了许久，眨着眼睛解释说：“我是无心的，可不知怎么一出口，就开罪了人。”

凤英道：“你跟人家有说有笑，有商有量就好啦，可你就是鼓气。人家说你拾了黄金也不笑，还说……”

“还说什么？”何水生小心问。

凤英展开半笑的嘴唇，很自然地：“说你一辈子也找不到爱人。”

何水生的面孔陡地涨红起来，红到耳根。为自己的缺点而难过的情绪，好象又被另一种紧张情绪代替了。他听到“爱人”这个奇怪的带有魅力的词儿，就害羞和心跳，特别是在凤英的跟前。他愣了半晌，很不自然地笑了一笑。

凤英见他没有什么要说的话，也就笑着转身而去。

“凤英——”何水生挪动着胆怯的脚步，尾随着她，低声叫。

凤英回过身来，对他安慰似的说：“你别担心，人家说着玩的。”

何水生抢前两步，鼓着勇气，从衣袋里取出一包小东西，递给凤英。他的面孔红得更厉害，心跳得更厉害。

“什么？”凤英接过东西，一面发出疑问，一面解开小纸包。

她对这些东西全不在意，纸包解开时，一张写上几个字的小纸头掉在地上，她全不发觉，只看见一双花袜子。她站着，笑问，“这是什么？”

何水生不哼声，低侧了头，不敢正眼望她。

凤英说：“要我把袜子交给谁？”

何水生颤声说：“给你。”

凤英说：“我不穿袜子，没托你买。”

何水生用尽勇气，大胆说：“送送送你……”

“送我作什么？”凤英完全不领会花袜子的用意，好心地劝说他道，“你该换一双黑的，给你家老人穿吧。”把袜子交还给他。

何水生不肯接回，说：“她有。”

凤英硬把袜子塞回他手上：“多给她一双，让老人家心里暖和暖和。”

何水生没办法，只好把袜子收回。这时候，他发觉那张小纸头不见了，心里很不舒服。但他并不失望，为了要使凤英明了他的心事，他依然壮着胆子，直截问：“你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

凤英坦然道：“都说啦。”

何水生茫然问：“说什么？”

“刚才不是说了吗？”凤英觉着他笨得有趣，“人家就说你那些闲话，态度不好，鼓气，摆官僚。”

何水生似乎不大相信：“就是这些？”

“不少啦，”凤英诚恳地劝说他，“要改呵，水生哥。”

何水生好象喝了一碗冷水，心窝里开始透进一股冷意。他再问：“有没有说你你……和我的闲话？”

凤英开朗地一笑：“我一点不鼓气，怎会把我连进去？”

这一来，何水生不能不失望了。他突然又害羞起来，自卑起

来，感到自己“自作多情”的愚蠢可笑。

一个远处传来的声音，把凤英叫走了。而何水生却呆然地挪着脚步，向社委会的路上走去。一路上，他清醒地想到要爱凤英，完全是一种可笑的妄想，“许多人都想爱她，一些梆梆响的人想爱她，一些县里来的干部想爱她，一些小学教师想爱她，一些本村和外村的积极分子想爱她，一些香蕉收购站的人想爱她，一些粮食加工厂的工人想爱她，她全都不爱，她怎么会爱我何水生一个刚刚进党的预备党员？”何水生越想越觉得自己糊涂。但继而，他又想到，世界上许多事情是很奇怪的，有些进步的人讨到一个落后老婆，有些标致的女子配上一个又丑又傻的丈夫，有些平平淡淡的人配到一个又美又能干的妻子，有些……比如凤英的哥哥火照，样子也是平平淡淡，老老实实，先前也是讨不到老婆的，后来却配到西涌村的“靓女”叶肖容。所以在他想来，姻缘这种古怪事儿，往往是碰运气，有巧有合，新社会也得时逢巧合，碰个运气。何况凤英对他很关心，坦开心来批评他的缺点，说话也有几分热，第一次称他“水生哥”……这么一想，他的面孔又发红发热，一种奇妙的希望，又象鲜花一样，在他的心坎里悄悄开放。

何水生于是放宽了脚步，走向社委会去。

第二章

呼叫凤英的人，是妇女主任何桂珍。她比凤英大上三年多，二十六岁，身高腰大，肥肥胖胖，孩子们叫她“肥婆”。俗语说“心广体胖”，她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乐观主义者，对社十分热爱，对人十分热情，对事十分认真，妇女们都尊称她“桂大姐”。人虽然长得粗壮，却也四平八稳，颇有秀气。白净的肌肉富有弹性，一双大眼睛清澈明亮，还有一个椭圆形的敦厚的鼻子。用一句俗套话来形容她，就叫“珠圆玉润”。

这时候，她穿着一套黑布衣裳，脖子上扎着一条绣上花边的蓝布头巾，头发梳得很整齐，两边夹着镶上红花的漂亮发夹，显得越加活泼年轻。她在一个星期前结了婚，她的爱人是西涌社党总支部书记叶浩。他们的结婚，没有通过任何人的扯线，而是明时暗地谈了一段恋爱，然后从思想到感情都相通了，融和了，才结婚的。现在从何桂珍的愉快的容颜上，可以看到她婚后的幸福生活。

但她曾经听过一些男人的似乎是嫉妒、似乎是嘲笑的闲话：“我们这个穷社没有希望的啦，妇女主任都向外流。”“旧社会柴米夫妻，新社会也是富贵姻缘。”“人家到西涌当妇女主任总光彩得多啦。”“这一回我们的社，真要变作寡佬社呢。”就连财经主任徐

炳华，也半认真半玩笑地说：“桂珍，你别把东涌的姑娘都带走呵！”这些刺耳的话，使她感到十分难受，她自问自己并不是嫌弃东涌穷，贪虚荣，要往富村溜，而是她对叶浩很钟爱。他们在工作中认识，相爱，结婚，完全是自由自主的，合情合理的，这算什么“虚荣”？算什么“富贵姻缘”？她对这一类胡话虽然听得不舒服，可她并不感到理亏，并不害怕。她想，结婚是结婚，并没有卖断了东涌村，相反的，她更觉着东涌村可爱，如果不把东涌变成一个富社，她是决不离开，她要让那些男人的狭隘的眼睛，看不清，看不透。因而她嫁后几天就回到村子来，工作一样认真，待人一样热情，心情一样愉快。

此刻，她挟着一张用草席卷着的棉被，沿着塘边向凤英走来。凤英比她走得快，两人一下子碰面了，凤英大声叫道：“大姐，你回来啦！”

“早回来啦。”桂珍站住，放下被包。

凤英逗笑道：“人家舍得你回来？”

桂珍笑吱吱地扭她一把，骂道：“鬼头，你也跟我取笑？”

“我就怕你象我嫂嫂一样，成了家，就当了一个家庭主任。”凤英仍然用着取笑的语气。说着，一眼望见桂珍头上的红花发夹，又戏谑地，“看你，也打扮起来啦，一对红花发夹，衬上白脸儿，多美呀，准是浩哥的心事。”

“你别把大姐看成个嫁鸡随鸡的旧女子，”桂珍用手指点一点凤英的前额，随伸手取下头上一只发夹，“给你，是我弟弟从北京寄回来的，他刚从朝鲜归来，就忙着给姐姐表心事。”

凤英不肯要。桂珍强扯强迫的塞进她的衣袋。接着，她弯下腰身，把被包捡起，说：“我要走啦。”

凤英问：“又到哪儿去？”

桂珍道：“耀坤给我来个电话，要我赶到乡委开会去。”

凤英笑道：“那你算是东涌的，还是西涌的？”

桂珍微嗔道：“是你把我调去西涌的？小鬼头！”

凤英不再跟她取笑了，顺手抢了她的被包，朗声说：“我跟你拿，送你出村。”

“不要，”桂珍把被包抢回，“别送啦，不碍你出勤。”

“今天社休假，我在村里风风谷子。”凤英说完，拖着她走。

两人并肩而行。

她们走在村子中心的麻石铺砌的路上。这条两面临河的村子，又长又宽，住着一千五百多人，分成四个坊，林坊、徐坊、何坊、许坊，一直连成一气，连得半里长。中间有一个小街场，叫作“市头”，有七、八间小铺子，最大一间是“泉香茶居”。这个所谓“穷村子”是和西涌等村相对而言的，实际也不算很穷，就是穷的也是贫农，特别是许何二坊的贫农；还有一些鳏寡孤独的“五保户”，和好吃懒做的流氓懒汉；象徐坊，原是个地主坊，流氓懒汉分外多；象林坊，从前捞土匪的、捞赌的人多，如今也就游手好闲的流氓懒汉多。这样算起来，整个东涌村都显得比别村穷。但是，“市头”却并不冷落，烧腊摊上天天挂出油腻的烧鹅，半天又卖光了，“泉香茶居”经常坐满人，酒气熏天，有钱的人还是不少呢，珠江三角洲特有的“管吃不管穿”的坏习惯，还是照样保存呢。

桂珍和凤英边走边谈的穿过了“市头”，引起了“泉香茶居”里许多眼睛的注视。接着，又发出嗡嗡响的蚊蚋一般的议论。有人说：“妇女主任的眼睛长上额头，看中了富村。”有人说：“说不定又回来扎根串连，把凤英也串去啦。”有人说：“东涌是个舅爷村，我们都去作舅爷算了。”有人说：“无粮不聚兵，谁叫你生产搞不好？”有人说：“社里的头人只会摆官架子，生产越搞越坏，人家怎么不走